

南京凤凰台:

# 为谁风露立中宵

◆特约撰稿张其全



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。  
李诗仙有“斯人独憔悴”之能,却因皇帝被谄媚小人蒙蔽,身陷“总为浮云能蔽日”不拔,害得他一腔抱负得不到施展,犹如凤凰寻无佳木可栖。因此,当诗仙登临金陵凤凰台,怎能不眼热心跳,瞬间触发情感阀门呢?

## 贰

由于诗坛“榜一大哥”的重力加持,南京凤凰台便顺势化身思贤八方、聚拢人心的象征高地,被当作兴废得失的晴雨表,成为文人骚客们的心心念念。有关凤凰台的风评,也从民间的喜乐小调转变成士大夫阶层的宏大叙事曲。

如果说永昌里谢小丫的惊鸿一瞥,是昭示凤凰台落地的异象红光,网红鼻祖李太白的登高一呼,则是让凤凰台名噪天下的同声广告。

遗憾的是,上苍虽然慷慨赐予史上第一邻家妹谢小丫发现凤凰的机缘,但吝啬的历史却并不给她走出金陵成为人中美凤的机会,她的小脚丫甚至都不会迈过永昌里的巷口。“感此伤妾心,坐愁红颜老”既是她作为人妇的幽怨,也是刻在整个旧时代女子眉眼中的朱砂批注。

让人慨叹的另一面是,贵为才情天花板的极品凤凰李太白,纵然有“诗仙”这种超级人设罩着,他的时代也没能给他准备一棵诗意梧桐树。终其一生,李太白都没找到命中的“凤凰台”,长安古道上,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喟吟千年不散。

“六朝如梦鸟空啼”,钟山风雨黄,台城柳新绿,凤凰台后来虽历经数次重建,最终还是没躲过光阴岁月的盛衰轮转,湮灭于寒烟斜阳中,惟余旧事的流水冲刷着凝绿的衰草。古金陵四十八景中的“凤凰三山”图,如今已不复存在。

凤凰台古迹地,仅剩的来凤街、凤台路等名头标识,似乎还在顽强提醒每一个经过的路人,此地非寻常闲寻常陌。然而,回顾历史,凤凰台似乎从来只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,并没有成为落凤梧桐,倒是凤去台空的迷茫,常常会在历史的某个拐角直击金陵城的痛点。

古凤凰台虽成烟云,但在其遗址南向二十里地,南京江宁开发区百家湖边的白龙广场上,一座被誉为“新世纪新南京”的标志性建筑——新凤凰台,已然成了南京知名景点。

说起来,新凤凰台的建设过程还催生了一段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的传承、合作佳话。

以传说中三只永昌里凤凰为造型的新凤凰台,铭示肇路蓝缕、涅槃重生的开发精神,昭告筑巢引凤、求贤若渴的开放情怀。“凤凰”还与“菲尼克斯(Phoenix)”意思趋同,英语里的“Phoenix”是长生鸟、火烈鸟的意思,相当于中文凤凰,所以,园区外企菲尼克斯公司十分乐意与江宁开发区合作共赢,欣然出资助建凤凰台。

1999年阳春,一个莺飞草长的三月天,集古典与现代于外形,融开放与合作于内在的新凤凰台落地了。

新凤凰台甫一建成,即成南京流量打卡之地。其被众人追捧的网红气质,根本上缘于这里产商融合的时尚氛围,更得益于优越的生态人文环境,说到底还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。

## 叁

凤凰台所在的江宁开发区是著名的生态开

发区,是园林式、生态型新城,绿化率高达45%。周边的佛地牛首山、道教洞玄宫、南唐二陵、岳飞抗金故垒等名胜古迹,也为凤凰台氤氲了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。

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凤凰台,终于名副其实以揽英聚才高地形象耸立开发开放热土。在新时代的风口,凤凰台不仅是领域翘楚乐业的“梧桐树”,更是普通百姓乐活的安乐窝。

昨夜星辰曾点亮城南小丫的蹙秀眉,暗淡过绝代诗魂的万古愁。沐浴着金凤玉露的新凤凰台,如今又在为谁无言等待?

几年前,香港大学工学博士阿明在“创聚江宁”人才工程的招引下,带着专利和项目来到江宁开发区创业,成为一只栖息于凤凰台的金凤凰。

阿明团队的水质监测装置、监测数据传输等高科技创新成果,得以应用于百家湖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实践。碧波荡漾、水清岸绿的百家湖,也有了条件涵养出知名体育休闲品牌“百家湖冬泳节”,成为“浪里白条”们的集聚圣地。

在百家湖的柔波里,阿明撑一支寻梦的长篙,满载一船星光,辉映凤凰台的前世今生。

“唯有凤凰台上月,春风依旧紫箫吹。”近年来,“凤凰台赏月”大有跻身新金陵四十八景之势。被圈粉的众多市民爱屋及乌,直接用“凤凰台广场”招牌碾压替换了“白龙广场”的名称。

因拆迁搬家到百家湖的王老伯,就是一个执念把官方命名改成民间叫法的人。对他来说,“凤凰台广场”叫起来亲切,有梦里依稀的老城南口音和烟火气。

老王在百家湖边著名的1912时尚街区经营酒吧,名字就叫“凤凰台”。他是地道的南京城南人,凤凰台的传说如儿歌一样伴着他在凤台街长大。十几年前,当凤台街的老房子拆迁时,他第一时间如堂前燕般飞到了百家湖边的新家。

日常生意再忙,老王也要抽时间围着凤凰台散步,百家湖温湿的湖风会跑过来献殷勤,一丝丝梳理着他日渐花白的头发。

“抬眼便能看到凤凰台”,老王说,“心里才能笃笃定定!”

而对于景区保洁工小张夫妻来说,凤凰台上的风起云涌,日落月出更像是生活的钟摆,记录着异乡辛苦劳作的每一秒。

他们是从乡村屋檐下飞到凤凰台觅食的候鸟。每到暑假,留守在老家的儿子小龙便会来到城里团聚。因为工作忙,夫妻俩抽不出时间陪着四处游玩,凤凰台便成了小龙最熟悉亲近的乐土。劳作间隙,直起腰看看凤凰台上玩耍的儿子,小张夫妻脸上知足的笑容便宛若百家湖里的绽放莲花。

对他们来说,那是一份不确定生活中短暂的小确幸。

幸运的是,两年前,小龙大学毕业考取江宁区公职,一家人也终于凑足首付款买了商品房。在月光如洗的凤凰台之夜,如今确定有一束温暖的光亮指向张家的窗台。

凤凰台上的明月光,早已移过王侯将相的雕栏玉阶,照进凤凰的梦乡,也照进家雀的现实。是照亮创新元宇宙的火把,也是陪着庸常小情怀、小确幸回家的烛光……

江南岸绿,梧桐叶阔,和所有通古抚今的金陵文脉一样,从“凤去台空江自流”里转身的凤凰台,不再作金陵怀古的背景墙,而成为了“虎居龙蟠今胜昔”的广告牌。

汽车开往那拉提空中草原。沿途有冰冷湍急的河水流淌,它们从远处的雪山集结而下,冲刷着河沿的寒石与枯木。

我们此行是专门考察那拉提空中草原的。一路上,向导马军一边开车,一边向我们介绍着:“你们看山坡上那些房子,以前都是有人住的,不过现在他们大部分已经搬到山下去了。”

翻过山谷,眼前豁然出现蔓延到天际的碧草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境内的那拉提空中草原,平均海拔在2200米左右,这里,随处可见的杉树直入云天,烟岚则缓缓地随山风升腾起来。这里,年降水量可达800毫米,有利于牧草的生长,载畜量很高,历史上有“鹿苑”之称。

一块草地上,晾晒着排列整齐的奶疙瘩,旧木架上悬挂着捆好的风干羊肉。这时,马军把汽车停下,说要带我们去探望一位住在这里的老朋友。温暖的阳光打在草地的格桑花上,一个孩子正在探头看着什么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,一只小早獭正在打洞,反复把土从草地下面推出来。孩子看到有人来了,起身跑进屋招呼客人。

很快,一位老人推开木门走了出来。马军说,他叫艾买提别克,是这片草原的巡护员。穿着朴素,身材高大的艾买提别克,和我们一握手。他的手被岁月打磨得像是森林中的树皮,他的眼神坚毅而深邃。

老人的身后,就是他的毡房。确切地说,这是一个稍显破旧的毡房。哈萨克人的毡房高大宽敞,牧民们一般用木枝做成毡房的柱子和穹顶,把芨芨草编织成的墙壁支在木栅外围,最后在成型的轮廓上面包上毛毡。毡房顶部一般有可以开合的天窗,可以透光通风。牧民们需要变换着夏牧场和冬牧场,每一次变换,都要将全部的家当搬运走,因此这种便于拆卸和搭建的毡房,成了他们的首选。

我们弯腰进屋。环顾四周,墙壁上是典型的传统花纹。房屋收拾得很整洁,光线从天窗投射进来。天窗正下方是一个铁皮炉,牧民可以捡拾干牛粪生火,用来煮茶、取暖。屋内,还有各类炊具和各种食物。门的一侧,摆放着一个为了制作马奶子酒而特制的皮桶。

老人的老伴儿给我们端上来发酵好的马奶子。碗内的马奶子飘出轻微的酒香,喝起来则略带酸涩。艾买提别克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:从20多岁开始,就在当地林场做护林员。在林场工作10多年后,因为年龄原因,他又转身投入草原的巡护工作,这一干又是将近20年。

草原巡护是生态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。这里的山水林草湖和野生动物都要进行日常巡护。草原巡护员的主要职责,是对草原围栏进行看护和维修加固、草原禁牧管护、草原防火巡查和草原鼠虫害信息搜集和报送。每天,艾买提别克都要骑着摩托车沿着那拉提草原的防护栏一圈圈行走,全年不间断。

说话间,孩子的母亲也进来了。她是趁着假期,带着孩子来探望父母的。如今草原上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有了一份新式的工作,不再以游牧为生。每年,从11月到来年春季4月期间,哈萨克人一般住在冬牧场,也就是山下修建的平顶土房。之后,他们再从冬牧场转场至位于空中草原的夏牧场。交谈中得知,老人是每年这片草原上最后一

### 文化快讯

《荒野归途—中国野马保护纪实》出版

## 全景展现中国野马35年保护历程

本报讯 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北京野马部落文化中心共同策划出版的《荒野归途—中国野马保护纪实》近日正式发行。作品以第一视角讲述作者张赫凡深入荒漠戈壁、数十年投身野马保护事业的亲历式生态主题报告文学。

张赫凡是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,同时也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、新疆作家协会会员。这本书是她的第八部生态文学作品。

中国野马(普氏野马)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也是全球最濒危大型野生动物之一,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政府和几代野马保护工作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,推动野马回归,突破人工繁育,重建野外种群,使中国野马重获生机。目前我国

个拆毡房的人。

毡房拆了,可他这个巡护员还得来巡视。相较于夏天,冬天的交通就不那么方便了。政府给他们配备了摩托车,可老人还是习惯骑马。那时茫茫白雪覆盖了草原,羊群都已入圈,只有凛冽的风,摆动着老人的衣角。

巡护员的工资并不多,老人还养了一些羊,平时也可以打些牧草赚钱。在老人看来,一棵小草和一个人在草原上并没有高低主次之分。保护好这片草原,也是保护好自己的家园。

天色将晚,毡房外响起了做饭的动静。老人的老伴正要给我们准备晚餐。我们不愿过多叨扰,便起身致谢离去。

汽车行驶在通往山下的草原天路上,辽阔的天空和旷野的风都令人感到无比惬意。道路的远方有马群,它们正悠闲地吃着草,微风拂过草原,也拂动着骏马的鬃毛。



## 最后一个拆毡房的人

王江江

